

慈禧纪实丛书

徐彻 王树卿◎主编

慈禧太后经历的晚清社会
几乎相当于整个中国近代史



慈禧 演义

二

一生将三个男人推上
皇位登基称帝的女人

蔡东藩◎著

她是一个嗜权如命，不是皇帝权赛皇帝的无冕女皇；她是一个一生将三个男人推上皇位登基称帝的女人；她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掌权时间最长，把中国推向水深火热的铁腕女人。她就是清官太后慈禧。

辽海出版社



◇慈禧纪实丛书◇

徐 彻 王树卿 ◎主编

慈禧演义

蔡东藩 著



辽海出版社



第十一回

平粤酋特颁懋赏 谴亲王隐饬朝纲

却说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，所有国家政务，东太后素性沉静，不愿多言；西太后仗着才能，凡召对臣工取决万几，统是由她作主。东太后拱手受成而已。西太后既除了载垣、端华、肃顺三人，复将他平日党羽罢黜治罪。然后下一懿旨，略谓：首恶已除，余党概免株连。尔大小臣工，此后宜争自濯磨，守正不阿，毋得再蹈恶习，自取罪戾，云云。欲要守正不阿，除非请两宫撒帘。于是王大臣及侍御等又交颂西后仁慈，不为已甚。其实与西后反对的人物，已是一扫而空了。



西太后又想起圆明四春当日争宠，早拟除灭了她。只因回銮训政，忙个不了，一时无暇下手。



此时三凶已去，朝右肃清，便抬出“祖制”二字说：“宫内不准容留汉女”，把四春一一驱逐。又密嘱宠监安得海，叫他即日发落。安太监狐假虎威，立刻到四春娘娘处宣旨撵出，并不准她携带物件。四春娘娘还想哀求，怎禁得安太监的凶悍，一声吆喝，手下宫监一齐动手，把四春娘娘穿着的宫衣、戴着宫妆，尽行脱卸，牵扯出宫。可怜这四春娘娘花容狼藉，涕泗横流，首似飞蓬，面如黄蜡。比前时圆明争宠情景何如？令人有无限沧桑之感。出宫时尚有宫人瞧着，代为歔歔（xīxū，音唏嘘），后来竟不知下落。或说是被鸩死，或说是杖毙。当时守着秘密，不好妄测。遇着这位狠心辣手的西太后，就使杀几个王大臣，也是没甚纳罕，何况那无权无势的四春娘娘，到这地步还有什么不死！不过较汉朝人彘、唐室醉姬，稍差一点，便算是西太后的仁德。人彘醉姬，贻痛千古，独四春身后未闻如何死法。吾知西太后手段，且比吕武为优。

只是西太后恰也英明，处置宫禁原是一丝不漏，对付外省也觉井井有条。听政后，即命两江总督曾国藩，统辖江苏、安徽、江西三省，并及



浙江全省军务。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，概归节制。旋复加协办大学士衔。又拔沈葆楨为江西巡抚，李鸿章为江苏巡抚，左宗棠为浙江巡抚。东南一带，长毛以次荡平，悍酋四处纵逸，复被各省大吏搜杀擒戮，无一漏网。如太平英王陈玉成，被苗沛霖擒送胜保军营，枭首河南；太平翼王石达开，被川边土司擒解骆秉章军营，正法成都；还有亲王僧格林沁擒斩捻首张洛刑；云南藩司岑毓英擒斩回匪马荣；随处告捷，懋赏有差。到同治三年六月，曾国藩弟国荃攻克南京，闭城搜杀三日夜，尸横遍地，血流成渠。太平酋目三千及兵十余万皆被戮，生擒洪仁达、李秀成等。天王洪秀全已服毒自尽，由官军发掘，锉尸扬灰。积年巨寇，一旦扫除。只秀全子福瑱，突围出走，尚在逃中。捷报到京，朝廷动色相庆。两宫太后更欢慰的了不得，当用同治帝名义，下一谕旨，道：

本日据官文、曾国藩由六百里加紧红旗告捷，克复江宁省城，逆首自焚，贼党悉数殄灭，并生擒李秀成、洪仁达等一折，览奏



之余，实与天下臣民同深喜悦。发逆洪秀全，自道光三十年倡乱以来，由广西窜两湖、三江，并分股扰及直隶、山东等省，逆踪几遍天下。咸丰三年，占据江宁省城，僭称伪号。东南百姓遭其荼毒，惨不忍言。我皇考文宗显皇帝赫然震怒，恭行天讨，特命两湖总督官文为钦差大臣，与前任湖北巡抚胡林翼，肃清楚北上游。胡林翼驻扎宿松一带，筹办东征事务。复特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，并命为钦差大臣，东征江皖贼匪。号令既专，功绩日著。十一年七月，我皇考龙驭上宾。其时江浙郡县，半就沦陷，遗诏谆切，以未能迅殄逆氛为憾。朕以冲幼寅绍丕基，祇承先烈，恭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，指示机宜。授曾国藩协办大学士，节制四省军务，以一事权。该大臣受任以来，即建议由上游分路剿办。飭彭玉麟、杨岳斌、曾国荃等水陆并进，迭克沿江城邑百余处，斩馘外援逆匪十余万人，合围江宁，断其接济。兹据官文、曾国藩奏克复江宁详细情形等语，此皆仰赖昊苍眷佑，列圣垂庥，两宫皇太后孜孜求治，



识拔人才，用能内外一心，将士用命，成此大功。上慰皇考在天之灵，下孚薄海民臣之望，自维藐躬凉德，何以堪此！追思先皇未竟之志，不克亲见成功，悲怆之怀何能自己！此次洪逆倡乱粤西，于今十有五年，窃踞江宁亦十二年，蹂躏十数省，沦陷数百城，卒能次第荡平，殄除元恶，该领兵大臣等栉风沐雨，艰苦备尝，允宜特沛殊恩，用酬劳勩。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，筹策无遗，谋勇兼备，知人善任，调度得宜，着加恩赏加太子太保銜，锡封一等侯爵，世袭罔替，并赏戴双眼花翎。浙江巡抚曾国荃，坚忍耐劳，公忠体国，着赏加太子少保銜，袭封一等伯爵，并赏戴双眼花翎。钦此！

随又下旨锡封有功诸臣，并颁发银牌四百面，赏给曾营将士。一面令各路官军搜剿长毛余孽。长毛嗣主洪福瑱，随着堵王黄文金出逃。先至浙江湖州府，被官军截回，继至安徽宁国府，又遇着官军，没奈何再窜至浙江淳安县地方。巧值浙将黄少春，率兵截住，杀了一阵，黄文金陨命，



洪福瑱拚命逃去。随带首目已寥寥无几，潜至江西，偏被清吏席宝田闻知，发兵掩袭。可怜这日暮途穷的洪幼主逃入石城附近的荒谷中，总道山僻人稀或可苟延残喘，谁知席军利害得很，穷山入谷的搜寻，不到数日已将洪瑱生生获住，解到南昌，由巡抚沈葆楨飞章奏闻，奉谕就地正法。长毛穷凶极恶。宜乎无后，不足为洪氏惜。太平天国遂成为过去的历史，剪灭无遗了。

只有擒首张洛行虽已受擒，他的从子张总愚还是猖獗得很，纠合党羽任柱、赖文光，东驰西突，蔓延为患。擒者捏也，亡命各徒聚捏成队，四出劫掠，故谓之擒，俗语叫他擒子。道、咸以前，就有这种擒匪，至洪杨乱起，擒匪趁势横行。先由给事中袁甲三等带兵往剿，日久无功。后命亲王僧格林沁继剿，方将擒首张洛行擒住，攻破他雒河集的老巢。随即追袭擒众，从安徽至河南，从河南入山东，沿途屡中敌伏，丧失将士颇多。僧王大愤，恨不得灭此朝食，自率亲兵数千，先大军行。遇着擒匪，不管什么得失，只有追杀一法。擒匪张总愚、赖文光等，勾集党羽数万众，窜迹曹州，用了四面埋伏的计策，专等僧军到来。



僧军昼夜穷追，赶到曹西，已是人困马乏，军士俱望休息，偏偏僧王不肯，催趲前进。到了日暮，已入伏中，一声炮响，前山后岭，左泽右陂，杀出无数捻匪，把僧王困在垓心，凭你僧王勇悍过人，也是冲突不出。可见徒勇无益。被围半夜，降卒复叛，捻匪乘时杀人，霎时间全军覆没。僧格林沁及总兵何建鳌、内阁学士全顺皆战死。恶耗到京，两宫太后统是震悼得很，降旨议恤予谥，自不消说。



只继任讨捻的人，朝中无一良帅，仍由西太后主张，命曾国藩督办直隶、河南、山东三省军务，专力讨捻。两江总督的职任，改委了李鸿章。这位老成持重的曾国藩，与僧王性情大不相同。他却图个万全计策，想出一个圈地制捻的法子来。奏称捻匪已成流寇，官兵不能与之俱流，现惟分设四镇重兵，防剿兼施。安徽以临淮为老营，山东以济宁为老营，河南以周家口为老营，江苏以徐州为老营。一处有急，三处往援，首尾相应，方可以拙补迟，徐图功效，等语。两宫太后览奏也不好驳他，只得批了“准照所请”四字，由他缓缓的布置。



惟西太后听政四年，所有夙仇报复殆尽，又把那同胞的妹子配与醇王，已经成婚，正是夙愿尽偿，非常欣慰。一日临朝，部臣呈上交议案件，乃是两广总督毛鸿宾降级调用。西太后览毕，便向东太后道：“毛鸿宾照例降级，两广总督的缺分，不如着吴棠去吧。”东太后尚未答言，左边站立的一位亲王已先跪奏道：“吴棠现职不过是个漕督，资格上似乎太浅呢！”西后微睁凤目，见是恭亲王奕訢，便沉着脸道：“叫他署理也属无妨。”恭王道：“署理与实授，相去不多。”西太后不待言毕，便道：“从前粤匪扰乱，所有立功的大臣，多是不次超迁，才得他感恩知奋，成此巨绩。难道这漕督吴棠独不便升任粤督么？”恭王道：“粤督系重要职任，吴棠资望太轻，恐怕不能服众。奴才并非与吴棠有隙，不过蒙慈恩宠眷，曾许议政，所以不得不参一末议呢！”西太后道：“谁不知你是议政王？只用人权究不是操在你手。我要简任一个吴棠，你便硬要与我争执，过此以往凡事都可由你专擅，还要用我等垂帘听政做什么？”一语紧一语，西太后确是很辣。恭王闻到这语，不由的勃然怒发，竟昂头道：“奴才自知无



才，所以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。太后既知奴才庸驽，还请赐恩撤去各差，俾奴才做个盛世散人，不胜感激！”说毕，就竖起左足，作欲立状。这一着乃是恭王大失着。清制：遇臣工召对，不许无故起立，所以防变未然。此次恭王骤欲起立，偏被这灵心慧眼的西太后瞧入目中，立叱侍卫纠仪。

侍卫奉旨入内，即将恭王引下，西太后便语东太后道：“奕訢自恃懿亲，敢违祖制。若非立加惩戒，将来臣下效尤，还成什么体统！”东太后徐答道：“惩戒他一次，也是应该的事情。”西太后即唤军机大臣上前，随命道：“奕訢侵朝廷大权，滥举妄动，应褫去议政王职任，并撤去一切要差，以示惩戒。你等可拟旨下颁吧！”军机大臣唯唯听命。两宫太后当即退朝。是日即颁出上谕，略如西太后言，又加上“辜恩溺职”四字。次日，即命吴棠署理两广总督。原来吴棠系西太后恩人，小子曾于二回中表明。咸丰时已由西太后暗中保荐，历级上升。至垂帘听政后，吴棠官至漕督。西太后尚以为未足，因乘粤督开缺，即将吴棠调补。恭亲王未识原由，偏偏要循资任用，遂碰了一个大钉子。叙出原因，令阅者醒目。但恭王是



当时第一位勋戚，忽然罢职，未免人人自危。惇亲王奕谿等先后陈请，统把议亲议功的典例，援引入告，恳两宫太后开恩起复。给事中广诚，上了一折，尤说得痛切异常，大致谓：庙堂之上，先启猜嫌，根本之间未能和协，骇中外之观听，增宵旰之勤劳，云云。广诚颇有胆量。东太后览到此折，心中有所感动，就与西太后商量，意欲把恭王开复原职。西太后未以为是，因碍于面子，不得已将惇王等折，发交王大臣复议。过了两日，由礼亲王世铎领衔，复奏奕谿咎由自取，惟系懿亲重臣，尚可酌量录用，等语。西太后至此不能尽违众议，因与东太后联名下旨，冠以上谕，道：

朕奉慈安皇太后、慈禧皇太后懿旨，恭亲王谊属懿亲，职兼辅弼，在诸王中倚任最隆，恩眷最渥。特因其信任亲戚，不能破除情面，平时于内廷召对，多有不检之处；朝廷杜渐防微，若复隐忍含容，恐因小节之不慎，致误军国重事，所关实非浅鲜。且历观史册所载，往往亲贵重臣有因遇事优容，不加责备，率至骄盈矜夸，鲜克有终者，可为



前鉴。日前将恭亲王过失严旨宣示，原冀其经此次惩戒之后，自必痛自敛抑，不至再蹈愆尤。此正小惩大戒，曲为保全之意。如果稍有猜嫌，则悖亲王等折均可留中，又何必交廷臣会议耶！兹览王公大学士等所奏，全以恭亲王咎虽自取，尚可录用，与朝廷之意正相吻合。既明白宣示，恭亲王着即加恩，仍在内廷行走，并仍管理总理各国事务。此后惟当益矢慎勤，力图报称，用副训诲成全至意。钦此！

这旨一下，恭亲王奕訢免不得入朝谢恩。各亲王等又劝恭亲王卑以自牧，不应倚老卖老。恭亲王也觉自悔。在人檐下过，不敢不低头。无非热中而已。既奉了谕旨，当即于次日入朝，伏地痛哭，深自引咎。这副急泪从何处得来！两宫太后许其自新，便命退朝。复颁一上谕，道：

朕奉慈安皇太后、慈禧皇太后懿旨，本日恭亲王因谢恩召见，伏地痛哭，无以自容。当经面加训诫，该王深自引咎，颇知愧悔。



衷怀良用惻然。自垂帘以来，恭亲王在军机处议政已历数年，受恩既渥，委任亦专，其与朝廷休戚相关，非在廷诸臣可比。特因位高谤，稍不自检即蹈愆尤。所期望于该王者甚厚，斯责备该王者不得不严。今恭亲王既能领悟此意，改过自新，朝廷于内外臣工，用舍进退，本皆廓然大公，毫无成见，况恭亲王为亲信重臣，才堪佐理，朝廷相待，岂肯初终易辙，转令其自耽安逸耶！恭亲王着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，毋庸复议政名目，以示裁抑。其勿忘此日愧悔之心，益矢靖共，力图报称；仍不得意存疑畏，稍涉推诿，以副厚望。钦此！

恭亲王经此挫折，遂不敢与西太后反抗。办理一切政务，自然奉命惟谨。一个蹇蹇（jiǎn，音简）谔谔的王公，化作唯唯诺诺的奴才了。也被西太后扳倒。是年秋间，举行文宗葬礼，以孝德皇后从葬。孝德皇后就是文宗的元妃萨克达氏。文宗未即位时，元妃已薨，此次同葬定陵。所有典礼均由恭王奕訢承办。且因军务浩繁，筹款维



艰，由恭王发起捐俸助集葬费。凡内务府及各部官员，无不孝敬捐纳，遂得凑成巨款。临葬时，辘辘首轍，辇辂盈途。两宫太后及幼帝以下，一律从行。至定陵，礼官读祝，喇嘛唸经。然后将皇棺告窆，置金圭、玉笏、珠串等于棺上，其余一切珍宝陈设，一一安置陵内，乃封门。既返，复由两宫太后下谕，嘉奖恭王，说他尽敬竭诚，有条有理。从前谴责的谕旨，着毋庸编入起居注，以示眷念勋劳，保全令名至意。于是恭王复渐得宠眷，所失权柄依次恢复。为下文谋去安得海伏线。这是后话慢提。

转瞬间已是同治五年。元旦庆贺，循行大典，连接数日筵宴。正是醉赏升平，一派中兴气象。句中有刺。西太后最爱听戏，飭安总监得海，传入有名戏子，在宫中演了好几天。戏装不甚华美，竟将库中所存的贡缎裁作戏衣。每演一日，赏费至千金。这个消息传入御史耳中，免不得有几个忠臣硬来出头，奏折中不敢指斥太后，只好参劾太监。西太后以帝名批答，略说：所奏甚是。本朝从不许太监预政，并不许其乘间进言。二百余年，纲纪明肃。自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以来，恪



遵家法，从不许太监稍有干政之端。如太监中有肆其狐媚之术，巧为尝试者，须立即惩治不贷。批语似甚详切，其实统是纸上画刀，无关痛痒。安太监的权势日盛一日。宫中称他小安子。除两宫太后外，要算小安子说话最灵，没一个敢违背他。西太后因他侍奉有功，更兼人物漂亮，异常宠幸。有时竟把御用的龙衣及玉如意赏给与他。龙衣可赐，如意可给，西太后之情不言而喻。小子曾有俚句一首，道：



到底中官是祸胎，兴衰莫谓数应该。

慈禧虽是英明甚，炀蔽都从嗜好来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至下回再叙。

粤寇之平，全赖曾国藩。西太后特别重任，不可谓非慧鉴。厥后肃清捻众，虽非曾氏所手定，然其圈地制捻之策，实足制捻众之死命。李鸿章遵其遗算，卒以平捻，故谓其功由曾氏，未始不可。即谓曾氏之功，由西太后造成之，亦无不可也。至于恭王被谴，



因升迁吴棠而致。西太后为酬恩故，不惜去一勋戚，未免以私害公。不知此正所以见西太后之才，玩一亲王于股掌之上，谴责之，以示威；开复之，以示恩。能使王公大臣以下敬畏有加。何其善于操纵也。且升任吴棠以报德，亦无非西太后厚处，不足为病。至宠幸小安子，而骄侈之心始渐萌矣！阅者于夹缝中求之，自有分晓。

